

咏物志

盛夏话蝉

林红宾

在胶东半岛，每当割完小麦，芙蓉花开的时候，树林中就会传出蝉的叫声。这意味着，蝉开始在绿意氤氲的夏之歌坛登台亮相了。

古书上称蝉为蜩，称较小的蝉为螳。在我的故乡栖霞，乡亲们管蝉叫蠹螳。蝉既然是闻名遐迩的歌手，理所当然都有学名和艺名。

首先上场的是螳蛄，俗称麦吱儿。它体形小，仅有手指盖那么大，腹部发白，背涂斑点，贴在树皮上，让你看不出来。其声为“唧唧唧，唧唧唧”，因了这个缘故，人们管它叫“小唧唧”，有的地方美其名曰“小嗓子”。这名字起的有学问。螳蛄的叫声单调而凄然，仿佛一个羸弱的小女人面对隐隐青山，在诉说悠悠哀怨。

与螳蛄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小蝉，俗称“记账哥”。其体形和肤色与螳蛄无二，只是发声有别：“记——住，记——住。”韵调清晰而洪亮，打老远儿就能听见。它就像柜台里面的一个小记账员，在掌柜的吩咐下，把流水账一笔一笔记清楚。

盛夏之际，马蜩露面了。马蜩又名蚱蝉、黑蚱，因个头大，通体黧黑，俗称大马猴和大马知了，是蝉之家族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它叫声洪亮，底气十足，就像京戏中的黑头花脸，“哇呀呀呀、咋咋咋……”声震河谷，唱彻酷暑。

接下来是蛸螳亮相，它比螳蛄略微大些，全身绿莹莹的，腹部白如粉，背部有黑斑，叫声非常独特：“富得喽——富得喽——”，因此俗称“富得喽”。它长得极潇洒，只是数量不多。

呜呜蝉俗称“唔悠哇”，与蛸螳相差无几，其声为“唔悠唔悠哇——唔悠唔悠哇——”，一般重复4次即停，倘若没有什么危险，就接着尾音继续吟唱：“哇唔——唔悠唔悠哇——”顶多重复两番，等叫完“哇唔”就飞到另一棵树上，再老调重弹，可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小家伙真乖！

寒蝉压轴登场。它的长相与螳蛄极相似，其叫声亦为“唧——唧——”。不过腔调更为悲切，让人生怜悯之情。其时已是暮秋，秋气肃杀，景象萧瑟，若遇北风劲吹，树叶飒飒，寒蝉疑为危险将至，紧贴树干，不敢吱声，故有“噤若寒蝉”之说。

有人把上述6种蝉编为一个故事。说是螳蛄的父母包办婚姻，要将她嫁给大马猴。她一见大马猴长得又笨又黑，打心眼里不愿意，就掩面哭泣：“唧唧唧，唧唧唧。”“记账哥”劝解道：“我——看，可——以。”螳蛄不予理睬。蛸螳很同情螳蛄，二人一见钟情，螳蛄转悲为喜，跟着它私奔了。蛸螳高兴地唱道：“可得啦，可得啦！”大马猴见媳妇让人拐走了，就大放悲声：“妈呀妈呀……”寒蝉也替大马猴惋惜，不停地啜泣：“唧——唧——”呜呜蝉赶来安慰：“不要不要吧，不要不要吧。”

晨曦朦胧之中，有的蝉一觉醒来，洗漱一番之后，开始亮嗓放歌，侧耳细听，如露珠般晶莹，如南风徐徐吹来，歌声分外轻逸，似远似近，细细品味，其嗓音圆润，不急不慢。早起散步，徜徉林中，驻足聆听，蝉鸣与自己的脉跳相互共振，心灵也如蝉翼般透明，物我两忘，彼此交融，“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意油然而生。是的，蝉居无定所，不食人间烟火，直至往生。听上一番蝉鸣，犹如醍醐灌顶：人生苦短，何必为蝇头小利而忙碌，何必为蜗角虚名而费心，顺其自然，该有多好！

中午时分，烈日炙烤，禾苗蔫头耷脑，此时林中的蝉好像约定好了，都在起劲地欢唱。

若遇雷雨，蝉也不慌张，就此小憩，躲在树叶背面或枝杈后面，静听雨打树叶窸窣作响。待到雨霁天开，蝉经过淋浴，精神骤来，依旧欢唱。

日暮西山，蝉大多意兴阑珊，吟唱不如中午那么起劲，然而，为了送别夕阳，仍旧继续放歌，时而合唱，时而独鸣，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赏心悦耳。有时月上树梢，个别蝉意犹未尽，仍在献歌。

蝉的幼虫又称若虫，俗称知了猴或蝉龟，是由蝉卵埋入泥土中嬗变而成的。在地下一般为几年，甚至长达十七年，靠吸食树汁生活，先后蜕皮5次而渐次成熟。若虫于雨后之黄昏，用一对利爪凿洞爬出地面，本能地攀援树木枝头，于午夜时分背裂蜕皮。初时，那薄而透明的蝉翼如绢丝皱缩，身躯白嫩如玉，经晨露浸润，晓风吹拂，于清晨双翼舒展变硬，肤色由白转黑开始飞行自如。

古人云：“蝉有五德，头上有幘，文也；含气吸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处不巢居，俭也；应侯守常，信也。”细细琢磨，所云精妙，可谓无以复加。

捕蝉有好多方法，乡间儿童爱用面胶粘蝉，蝉翼一旦挂上面胶，就难逃厄运了，一边挣扎一边尖叫，弄得细竿颤颤，粘者收竿捉蝉乐不可支。《庄子》中有“佝偻承蜩”一节，说的是一位驼背者擅长粘蝉，百发百中，究其奥秘，乃屡经实践、技艺娴熟所致。有人则用马尾勒，蝉的两眼横生额外，一旦勒上，越挣扎越紧，只好乖乖就范。捕蝉的最佳方法是在漆黑的夜晚，于林中生起一堆篝火，然后脚踹手摇树干，蝉弃树惶遽逃窜，“飞蛾扑火”般纷纷落于火堆，这时只管往桶里捡就行了，最好就势烧着吃，别有味道。

蝉不但是一种野味，还可为人疗疾。蚱蝉主治小儿惊痫夜啼，癰病寒热，又治惊悸，妇人乳（难），胎衣不出，能堕胎。蝉蛸主治惊痫，妇人生子不下。《本草纲目》载，蝉在壳中不出而化为花，称为蝉花，主治小儿天吊，惊痫癰疾，夜啼心悸。功同蝉蛸，又止疟。如此看来，蝉浑身是宝。

蝉的寿命一般在60至70天之间，靠的是紧贴胸前的针状长喙刺进树木中吮吸汁液而生存。雌蝉尾部有产卵器，用以刺破细枝产卵，往往会在一根树枝上产五六十粒卵，致使树枝枯干，风折落地，再作生命的轮回。

凡是有树林的地方，都是蝉的家园，蝉的歌坛。据说全世界约有1600余种蝉。夏日赏蝉韵，能让人充分领略其幽美的天籁，体验浓浓的乡情和野趣。

听雨

刘学光

淅淅沥沥的雨声惊扰了敲键盘的我，丢下敲了多行的文字，起身凑近玻璃窗户，凝望茫茫不见星辰的夜空。雨丝飘舞，织出一块硕大的雨幕，把天和地连接在一起，煞是壮观。

推开窗户，雨飘然而入，打湿了迎接它的掌心，雨滴触摸肌肤，凉爽惬意。又一阵风过，雨点落在玻璃窗上，噼啪有声。我沏上一壶好茶，倚在窗边，专心地欣赏起雨落的景致，雨时急时慢，我的思绪也随着雨声弥漫开来。

逛荡河边婀娜浮水的柳，在这雨夜里，是否更加妩媚动人？那水中游动的小鱼儿、那开出白花的睡莲、那神情自若的小青蛙，是否还是那样让人欣喜若狂？那亭亭玉立绯红色的荷花，是否还娇艳欲滴、惹人爱怜？海边那群展翅飞翔的海鸥，是否还在海面上跳着芭蕾？还有，渔人码头的欧式红房、蜿蜒的栈桥，虞美人广场的万紫千红、一片花海，黄海明珠的金光闪烁、耀眼夺目，凤凰湖的碧波荡漾、清澈见底，凤凰阁的恢弘大气、飞檐斗拱……

窗外的雨，继续飘洒着，敲打着窗户，呷一口浓浓的茶，低头想起了家中八旬的老妈妈，是否也在这雨夜中回忆那些经历的往事，那些操持家务、田野劳作的艰辛。

夏夜的雨，听来清脆，回荡有声，真好。

在雨中

盖少艳

清早，大雨倾泻而下，噼里啪啦敲打着玻璃。雨滴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深情、委婉。雨落在草地上，小草变得更绿了；落在树上，像透明的珍珠；落在花上，花儿被滋润得娇艳欲滴。

每逢雨天，总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家的雨季。汛期来临，水库放水，鱼儿随着水流游至河里。大人们在河里摸鱼，不用多大一会儿就能摸到一桶。我趁母亲不注意跑出家门，跑到河边摸鱼。水流湍急，我只能在靠岸边有水草的地方摸鱼，忽然手里滑滑的，我握紧，举出水面才发现是一条肥硕的鲤鱼，我高兴地往岸边挪动。岸边，母亲紧张地赶来呼唤。

浑身湿漉漉的跟着母亲回了家，她去水池洗鱼，我美滋滋地换着衣服。晚饭时，母亲熬了一锅鱼汤。香喷喷的鱼汤鲜美无比，让我们大饱口福。

孩童时，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大门口，看雨不紧不慢地下。雨水落在屋顶上，顺着屋角往下流，像断了线的珠子，后来渐渐地连成一条线。地上的水越来越多，合成一条条小溪。少女时，我喜欢在细雨蒙蒙的午后，撑起一把花伞，漫步雨中，心中升腾着浪漫的情愫。

有了儿子后，每天接送他上下学，就会特别关注天气预报，提前给孩子备好雨具。有一天，我外出办事被突降的大雨浇成了落汤鸡，那一刻我仓皇逃窜，找寻一处避雨的地方，怎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索性在雨中放慢了脚步！人生经历些风雨，何尝不是另一种考验？

诗歌港

小推车(外一首)

蔡同伟

刺槐 组合其骨骼
柞木 打造其臂膀
小推车的体魄
结结实实 硬硬朗朗
父辈们推起它
早晨 碾出太阳
晚上 碾出月亮
碾过坎坷征途
碾过岁月风霜
车轮 是巨大的唱片
把沧桑的历史播放——
曾发出痛苦呻吟
载着破烂的行囊
在逃荒路上流浪
曾哼着快节奏小曲
载着弹药 军粮
把前线将士急需的物资
送到炮火连天的战场
曾撒下脆亮音符
载着石块 土筐
以改天换地的气概
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奔忙
曾唱着欢快的小调
在乡间路上来来往往
把田野的喜悦和丰收
搬运到村庄……

风箱

记忆的荧屏
时常闪现在老屋灶间——
长方形的风箱
在灶台旁边安营
母亲把饭菜下到锅里
坐着小板凳
一手往炉膛添柴草
一手握着风箱把手来回拉动
伴着呱哒呱哒的声响
风箱以其功能
鼓出一股股风
吹进炉膛
吹起柴火激情熊熊
屋内 饭香味儿四下弥漫
屋顶 炊烟袅袅升腾……
如今的风箱
成为存放于老屋的古董
每每看到它的身影
乡愁便在心海汹涌……

土炕不土

奋飞

土炕不土
严寒冬天滴水成冰
家人围坐炕上热乎乎

一层麦穰一层蔑席
一日三餐烟火烘烤
家人睡得舒舒服服

独轮车山上搬来黏土
父亲拖犁工工整整
大坯做炕面小坯做立柱

土炕不土
盘炕是父亲拿手技艺
遗憾当年我尚未出徒